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ry



# 当代国际诗坛

主编 唐晓渡 西川  
作家出版社

曼杰什坦姆：沃罗涅日诗抄

若昂·卡布拉尔诗选

阿多尼斯特辑

西川：汉语作为有邻语言

费尔南多·佩索阿：四重人格

卡瓦菲：持存不朽

树才：译诗即“再生”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ry

2

# 当代国际诗坛

主编 唐晓渡 西川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国际诗坛. 2/唐晓渡, 西川主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63 - 4409 - 8

I. 当… II. ①唐…②西… III. ①诗歌 - 作品集 - 世界 - 现代②诗歌 - 文学评论 - 世界 - 现代 IV. I12 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2460 号

## 当代国际诗坛(二)

---

主 编: 唐晓渡 西 川

责任编辑: 黄国弋

装帧设计: 锡伯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20 千

印张: 19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409 - 8

定价: 30.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本书由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会提供赞助

# 卷首语

唐晓渡

我曾期待《当代国际诗坛》创刊号能成为“一次精神的飨宴，或者一个作为阅读事件的诗歌节日”，尽管这样的预期有点夸张，但从出版后朋友们的反映来看，似乎也不算过分。浙江的一位先生来信说，他在杭州书店一次就买了20本，以分送身边的道友；如此罕见的热情或许是一个特例，不过，若论我们与之共享的快意和从中领受的激励，就不是什么特例所能限定的了。我读过这位先生的两本诗集，略知他的视野和眼光；能得到像他这样有质量的读者的喜爱，我们的信心无疑就有了落实之处。

也有朋友指出了创刊号的不足。除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外，更多的商榷指向了“当代性”和“经典性”的微妙歧异。“所译介的诗人都过于经典了，能不能更倾向于正在进行时意义上的诗人，以突出你们所标举的‘当代’？”对类似的意见仅仅表示感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事实上还包含了若干需要辨析的诗学问题，包括：何谓“当代（性）”？诗人的“当代（性）”和作品的“当代（性）”是否是一回事？“当代（性）”和“经典（性）”的关系如何？等等。从筹备办刊，举行第一次编委会开始，“更倾向于正在进行时意义上的诗人”就是大家的共识之一，只是等到稿件来齐，着手开编时，才发现意愿不妨单纯，事情本身却远为复杂。参加编委会工作的多是译介和相关研究领域内的顶尖人物，但并非不存在诸如视野、判断、个人趣味，包括手头资料等方面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对何谓“正在进行时”的理解显然并不一致。这里不是展开学术讨论的场合，但不妨用一种极端的提问方式使问题变得一目了然：所谓“正在进行时”，在诗学意义上是否仅仅意味着一种时间刻度？具体到个别案例：像巴略霍、惠特曼或布罗斯基这样已逝的经典诗人及其作品，在现代汉语诗歌（同时包括阅读和写作）的语境中是否还具有“正在进行时”的意义？还可以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来重新体认一下问题的核心所在，比如，对从庞德开始的欧美现当代诗人来说，李白、杜甫、王维所代表的似乎从来就不仅仅是中国古典诗歌，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诗歌，这是怎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类似的思考和辨析都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编选第二期时心中更加理直气壮，至少不再那么忐忑。确实，只要是真正面对诗歌本身，所谓“经典性”和“当代性”就无非是一体两面而已，关键还是作品在当代问题情境中所能发散的能量和译文质量。曼杰什坦姆对中国读者来说早已经典得不能再经典了，但汪剑钊先生此次新译的《沃罗涅日诗抄》读起来感觉如何？“我溜过结冰的抽水塔，/躲进洼坑，躲进多瘤的黑暗，/跌倒，吞吃死亡的空气，/一群狂热的白嘴鸦四下飞散，——//我跟在他们后面叹息，/对着某一个结冰的木筐叫嚷：/我只要一个读者！一个谋士！一个医生！/站在交谈多刺的楼梯上！”——我相信没有谁会把这样的诗句听成隔日雷鸣，倒不如说它们像刚刚出炉的锻剑，炽热、明亮、沉重、锐利，直刺人心。与之相反，巴西诗人若昂·卡布拉尔对中国读者来说完全是一个新面孔，除了像胡续冬先生那样极少的专业人士，有谁听说过他在葡萄牙语领域内早就被视为“活着的经典”？有谁知道他那“刀子的风格、叶片的风格”，“像沙漠

一样干燥、灼人的”“泛现实主义的反抒情”风格呢？然而听说没听说、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连海也是无名的：/你所见到的地上的十字架/要少于正沉没了一半的/失事船只上的桅杆。”“人身上的空，这种丰盈的空，/不像装满砖块或者/装满铆钉的袋子；它没有在意种子/或者在蛋里跳动的脉搏”，“这种充盈的空就像是/被吸满空虚的海绵塞得满满的袋子：/人身上的空，或者被涨满的空，/或者在空空之中自行膨胀的空。”——我不是说某几行或某几首杰出的诗就能成就一位诗人的经典地位，而是说，如此的运思和境界，确实可以让我们几乎凭直觉就能在一瞬间同时辨取蕴涵其中且密不可分的当代性和经典性。

《阿多尼斯诗选》或许值得多说几句。对我来说，这位生于叙利亚，成于黎巴嫩，复自我流放于巴黎的当代阿拉伯诗人，其国际声名早已是如雷贯耳，却迟迟读不到足堪与之对称的作品。本来创刊号就曾试图组织其专辑，可惜未能如愿。感谢北外的薛庆国先生，令我们终得于本期落实了这一心思；不过说实话，最初通读一过两千数百行的译稿后，我并未获得自我期许的那种语言/精神的双重震撼感，因其部分作品风格与八十年代国内“朦胧诗”近似（我戏称为“发育更充分的‘朦胧诗’”），甚至还产生了是否“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质疑。只是在二读、三读之后我才意识到，在充分考虑到翻译耗损的情况下，那令我质疑的所在，很可能正是其值得深切关注的特质所在。如果说风格的类似同时也牵动着生存/文化境遇的类似，那么，所谓“发育更充分”，或许就更多地和个体的文化和诗学自觉，以及对其特定立场更完整、更彻底的持守有关。从薛庆国先生的介绍中我们知道，为了揭示阿拉伯世界现实困境的根源，阿多尼斯曾全面、深入地考察了阿拉伯的思想、文化史，其成果被凝聚为煌煌四卷的《稳定与变化》，出版后在阿拉伯文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在阿多尼斯看来，“阿拉伯思想史的主要特征是‘稳定’，这种稳定近乎‘沉睡’，已成为妨碍阿拉伯人前进的桎梏；阿拉伯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处于边缘的‘变化’因素，以变化超越稳定，才是希望之所在。”尽管一时无从更详细地领略这部巨著的风采，但仅仅是这条我们十分熟悉（熟悉得几乎恍若隔世！）的总体思路，似乎已足够提示一个无分内外、不辨主客的引力/张力场；而阿多尼斯的诗之所以一方面风格相对稳定，另一方面语锋锐利，肌质极为灵动丰盛，似乎正是找到了一种与之对称的方式。这位“风与光的君王”因此而成为一种启示：不仅是他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也包括他始终认定诗的使命在于探寻“未知”的本体意识，以及在未来向度上对诗所面临的危机的清醒判断（见本期《阿多尼斯诗论两篇·诗歌的未来，未来的诗歌》）。显然，没有这样一种复合的品质，所谓“经典性”和“当代性”就无从找到其结穴之处。

创刊号出版后不久，就收到了彭燕郊先生的信。在信中他一方面对我们的工作予以了高度评价和亲切鼓励，一方面提出了若干切实可行的建言，还顺便纠正了卷首语中一处小小的史实错误（“《现代世界诗坛》是出了两期，不是只出了一期”——这里特予更正）。然而，言犹在耳，伊人已逝，念之真令人沉痛莫名！在彭先生的建言中，他置于首条的便是“要更多地发出中国当代诗歌、当代诗人的声音”，那么，我是否有理由把本期刊发的两篇中国诗人的论文，即西川的《汉语作为有邻语言》和树才的《译诗即“再生”》，视为对彭先生的一个回应？这两篇论文都立足翻译—比较的角度，但深入探讨的却是现代汉语诗歌的自性和自我意识，读者诸君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以此慰勉彭先生九泉之下的拳拳之心，难道不也是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新诗，包括中外诗歌交流事业的他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吗？

2008.8.8 北京奥运开幕之日于大连旅次

主 办：帕米尔国际诗歌交流中心

主 管：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

主 编：唐晓渡 西 川

编辑主任：赵 四

本期执行编委：汪剑钊 赵振江 傅 浩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家新 田 原 西 川 刘文飞 李 笠 宋 琳  
汪剑钊 张 枣 张子清 杨 炼 树 才 姚 风  
赵 四 赵毅衡 赵振江 贺 骥 胡续冬 高 兴  
唐晓渡 傅 浩 欧阳江河 穆宏燕

咨询顾问委员会（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尚德兰（Chantal Andro，法国）

阿格诺索夫（Владимир В. Агеносов，俄罗斯）

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南非）

程抱一（Francois Cheng，法国）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荷兰）

飞白（Fei Bai，中国）

高莽（Gao Mang，中国）

布利塞尼奥·格雷罗（José Manuel Briceño Guerrero，委内瑞拉）

威廉·尼尔·赫伯特（William Neil Herbert，英国）

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

彭燕郊（Peng Yanjiao，中国）

辛普森（Fiona Sampson，英国）

谷川俊太郎（Shuntaro Tanikawa，日本）

维尔泰（André Velter，法国）

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美国）

叶廷芳（Ye Tingfang，中国）

余光中（Yu Guangzhong，中国）

郑 敏（Zheng Min，中国）

## 目 录

## 天空与星座

- 沃罗涅日诗抄（节选） [俄罗斯] 曼杰什坦姆 汪剑钊 译 1  
 沃罗涅日：胡闹，乌鸦和匕首 汪剑钊 23

- 若昂·卡布拉尔诗选 [巴西] 若昂·卡布拉尔 胡续冬 译 29  
 若昂·卡布拉尔 胡续冬 47

## [特别推荐]

- 阿多尼斯诗选 [叙利亚-黎巴嫩] 阿多尼斯 薛庆国 译 50  
 阿多尼斯诗论两篇 [叙利亚-黎巴嫩] 阿多尼斯 薛庆国 译 95  
 “风与光的君王”——阿多尼斯和他的诗歌 薛庆国 102

- 滚动的石头何时醒来（节选） [韩国] 李晟馥 焦艳 译 109  
 故乡与现代——寻找李晟馥（节选） [韩国] 二人化 焦艳 译 124

- 罗马尼亚当代诗选九家 高兴 译 131  
 在诗歌中走近罗马尼亚 高兴 161

## 交点与焦点

- 费尔南多·佩索阿：四重人格 [美国] 约翰·霍兰德 胡续冬 译 165  
 卡瓦菲：持存不朽 [荷兰] 斯蒂芬·贝斯特 远清扬 译 177  
 汉语作为有邻语言 西川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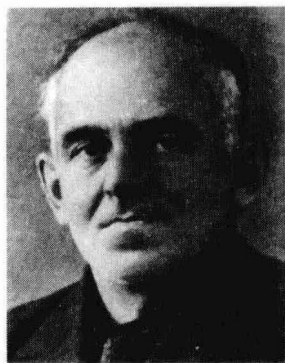
## 帕米尔之声

- 白石嘉寿子诗歌选译 [日本] 白石嘉寿子 田原 刘畅 译 212

|                                   |                    |     |
|-----------------------------------|--------------------|-----|
| 镜兰                                | [英国] 帕斯卡尔·葩蒂 杨炼 译  | 226 |
| 圣约翰的向日葵 (附:《圣约翰的向日葵》和关于“持续能力”的笔记) | [英国] 罗伯特·明黑尼克 赵四 译 | 229 |
| 从凯尔特视角看英语诗歌                       | [英国] 罗伯特·明黑尼克 赵四 译 | 239 |
| <b>国际诗歌圆桌</b>                     |                    |     |
| “2007中日诗歌对话”综述                    |                    | 244 |
| “静坐在畅所欲言的诗人中间……”                  |                    |     |
|                                   | ——“2007中日诗歌对话”诗人感言 | 251 |
| 辻井乔 谷川俊太郎 高桥睦郎 吉增刚造 平田俊子 佐佐木干郎    |                    |     |
| 野村喜和夫 水无田气流 井坂洋子 陈东东 于坚 杨炼 唐晓渡    |                    |     |
| <b>翻译实验室</b>                      |                    |     |
| 译诗即“再生”                           | 树才                 | 263 |
| 关于译诗的通信                           | 傅浩/赵元              | 280 |
| <b>国际诗坛动态</b>                     |                    |     |
| 2007至2008年度世界诗歌奖撷英                |                    | 286 |

# 沃罗涅日诗抄（节选）

〔俄罗斯〕曼杰什坦姆 汪剑钊 译



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杰什坦姆 (Осип  
Эмил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891—1938)

## 我在粗大的篱笆中间生活

我在粗大的篱笆中间生活，  
探路的强盗或许就在周围逛荡。  
风徒然在工厂里服务，  
沼泽间的树枝小路伸向远方。

在草原的边沿，细碎的火光闪烁，  
黑耕地的夜晚冻彻心肺。  
墙壁背后，气恼的主人  
穿着俄罗斯皮靴来回走动。

木板已严重地变形——  
这棺盖一般的厚木板。  
在陌生的人群中我无法安睡——  
惟有死亡和阴谋离我不远。

1935. 4

## 告密者，我的告密者

告密者，我的告密者！

我记得沃罗涅日那些夜晚：

不曾喝完阿夷<sup>①</sup>香槟酒的噪音，

子夜从红场传来的汽笛声。

哦，地铁呢？……别出声，自我隐匿……

不要去问，幼芽是如何膨胀，

你们，克里姆林宫鸣钟的撞击，——

空间被压缩到句点的舌尖。

1935. 4

## 放开我

放开我，交出我，沃罗涅日：

你将丢掉我，或者错过我，

你将失去我，或者归还我，

沃罗涅日是胡闹，沃罗涅日是乌鸦，是匕首……

1935. 4

## 我应该活着

我应该活，尽管我死过两次，

而洪水已让这座城市失去理智：

它多么美，多么快乐，颧骨多么高，

①阿夷，法国一生产香槟酒的地名。

犁铧下，肥沃的土层多么可爱，  
四月耕耘中的草原多么安谧，  
而天空，天空——你的布奥纳罗提<sup>①</sup>……

1935. 4

### 黑土

过分尊崇，过分的黑，整个被精心伺弄，  
整个儿微微隆起，整个儿是空气与照料，  
整个儿碎成粉末，整个儿形成了合唱，——  
我一小团一小团潮湿的泥土和自由……

在早春耕耘的时光，黑到发蓝，  
在黑土中建立了手无寸铁的作业——  
千万个山丘状的开垦传说：  
要知道，周围存在某种非圆环的东西。

大地依然是——差错和斧背。  
不要恳求她，不要跪倒在她脚下，——  
腐朽的长笛折磨着听力，  
早晨的单簧管冻僵了耳朵……

犁铧下，肥沃的土层多么可爱，  
四月耕耘中的草原多么安谧，  
哦，你好，黑土：勇敢些，睁大眼睛……  
作业中黑色饶舌的沉默。

1935. 4

<sup>①</sup>布奥纳罗提，米开朗基罗的一种雕塑风格。

### 失去大海的我

失去大海的我、奔跑的我和飞散的我，  
给脚掌以强力大地的支撑，  
您如何做到这一点？蠕动的嘴唇  
出色的算计——您不能剥夺。

1935. 5

### 是的，我在地球深处躺着

是的，我躺在地球深处，嘴唇蠕动，  
但我的话语，每个中学生都会背诵：

红场上的地球比一切更圆浑，  
它自行的滚动越来越坚定，

比一切更圆浑，红场上的地球，  
它的滚动出人意料地自由，

向下滑动——直到广阔的田野，  
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

1935. 5

### 当城市掩映在一片柞树林

当城市掩映在一片柞树林，

卡玛河<sup>①</sup>的水面看来多么幽暗。

热情的云杉林飞奔，在水中焕发青春，  
织成了蛛网，胡须挨着胡须。

河水支撑着一百零四支船桨——  
忽高忽低，流向喀山，流向切尔登<sup>②</sup>。

那里，我带着一块窗帘在河中漂游，  
带着一块窗帘，一颗着火的头颅。

妻子和我在一起——她已五夜不眠，  
已五夜不眠，带着三个押送的卫兵。

1935. 4

### 五个脑袋的白昼凝立

五个脑袋的白昼凝立。连续五个昼夜，  
我蜷缩身体，为发酵般迅速增长的空间而骄傲。  
梦比流言辽阔，流言比梦老迈，——糅合，灵敏，  
而在我们身后，大路在马车夫的缰绳中伸展。

五个脑袋的白昼凝立，因为舞蹈而发疯，  
一队队戴着黑帽子的骑兵、步兵走过——  
强力的大动脉正扩张，在白夜——不，在刀丛——  
眼睛转变成针叶林的肉心。

只要给我一寸蓝色的海洋，哪怕大小如针孔，  
就可以让押解的小艇很好地鼓动时间风帆前进。

①卡玛河，伏尔加河最大的左支流。

②喀山、切尔登，均为俄罗斯城市名。

干粮的俄罗斯童话，木质的汤匙，喂！

你们在哪里？从格别乌<sup>①</sup>铁门出来的三个大人物？

让普希金美妙的商品不会落入寄生虫的手中，

让普希金专家穿上军装，拿起手枪，接受集训——

一群白牙诗歌的年轻爱好者，

只要给我一寸蓝色的海洋，哪怕大小如针孔！

火车开往乌拉尔。正在讲话的夏伯阳

从有声的画面跳进我们张开的嘴巴——

在原木垛背后，在白色的银幕上

消失，跨上自己的战马。

1935.4—6. 1

### 在死亡的睫毛上

在死亡的睫毛上，以撒克教堂<sup>②</sup>冻僵，

老爷的街道一片湛蓝——

流浪乐师之死和牝熊的绒毛，

和壁炉里异乡人的劈柴……

驯犬的猎人驱赶着烈火——

一列宽敞的畜棚马车，

大地在飞驰——带家具的圆球，

而镜子让百事通感到痉挛。

在梯形的舞台——无序和迷雾，

呼吸、呼吸和歌唱，

舒伯特穿着皮袄，护身符已经冻僵——

①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缩写。

②以撒克教堂，彼得堡为纪念以撒而建的一座大教堂，是著名的古典主义建筑。

运动，运动，运动<sup>①</sup>……

1935. 6. 3

### 微笑的诞生

孩子怀着苦甜交集的心情  
开始微笑的时候，  
他笑容的结束并不是儿戏地  
落入海洋的无政府状态。

他不可一世地高兴：  
得意地翕动嘴唇的曲线——  
对于现实无边的认知，  
已经缀上了彩虹的接缝。

大陆撑着爪子自海水升起——  
漂浮着蜗牛嘴边的残涎——  
在赞美和惊奇的民间舞曲声中，  
阿特拉斯<sup>②</sup>的瞬间引人注目。

1936. 12. 8—1937. 1. 17

### 我在世纪的心脏

我在世纪的心脏。道路迷蒙，  
而时间把目标挪得更远——  
疲倦的白蜡树手杖，  
滋生贫穷绿藻似的铜锈。

1936. 12. 14

①此句是舒伯特创作的一支歌曲《上路》中的歌词。

②阿特拉斯，古希腊神话中肩扛天字的巨人。古人认为，阿特拉斯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极西处，后来便以此命名了大西洋。

### 小松林的法则

小松林的法则：

中提琴和竖琴的家庭叮咚声。

树干弯曲而赤裸，

可是，竖琴和中提琴

在生长，仿佛风神开始

把每一个树干弯曲成竖琴，

扔出，为树根而怜惜，

怜惜树干，怜惜力量，

在淡褐色的树皮中

刺激中提琴和竖琴发出声响。

1936. 12. 16-18

### 深夜。道路。原初的梦

深夜。道路。原初的梦

多么迷人，多么新鲜……

我梦见了什么？莫非是雪花

像连指手套似地在坦波夫

和普通的茨纳河<sup>①</sup>面上堆积冰层——

纯白、纯白而又纯白的被覆？

或者我站在国营农场的田野——

空气涌进口中，在圆睁的

眼皮底下，生命带走

可怖太阳下的向日葵？

<sup>①</sup>茨纳河，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部。坦波夫，俄罗斯城市，位于茨纳河畔。

除了面包，除了房屋，  
我还做了一个大梦：  
昏昏欲睡的劳动日  
变成一条蓝色的顿河……

安娜，罗索什和格列米奇<sup>①</sup>——  
它们的名字鲜花一般开放——

从车厢向外望去，  
一片鸭绒似的白雪茫茫。

1936. 12. 26

### 透过别墅的玻璃窗

透过别墅的玻璃窗，  
看见大车队遥远的路标，  
由于热气，由于寒气，  
河流仿佛变得很近。  
那里是怎样的森林——云杉？  
不是云杉林，而是百合花丛，——  
那里是怎样的白桦树，  
我肯定不会说出——  
只是空气墨水的散文  
难以辨认，轻淡……

1936. 12. 26

<sup>①</sup>沃罗涅日州辖下的三个地名。